

【台灣】
欧阳云飞 著

41

珍藏本

鬼

谷

上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台湾】
欧阳云飞著

42

珍藏本

鬼

谷

中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台湾】
欧阳云飞著

43

珍藏本

鬼

谷

下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台湾·欧阳云飞武侠作品集



ISBN7-222-02660-61-671 定价:51.60 元



欧阳云飞 武侠作品集

鬼

谷

上

(台湾) 欧阳云飞 著



欧阳云飞 武侠作品集

鬼

谷

中

(台湾) 欧阳云飞 著



歐陽云飞 武俠作品集

鬼

谷

下

(台灣) 歐陽云飞 著

(滇)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高 迪

封面设计:刘 谢

鬼谷

(台湾)欧阳云飞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邮编:650011

湖南印刷一厂印装

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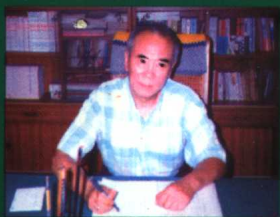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34.5 字数:66 万

1999 年元月第 1 版 1999 年元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5000

ISBN 7-222-02660-6/I·671 定价:51.60 元

(本套上、中、下三册)



作者简介

作者刘鸣盛，笔名欧阳云飞，又名余飞，一九三一年生于山西省定襄县。早年就读省立忻州农校，四七年负笈北京，旋即考入青年远征军。五零年随军来台、五四年毕业于某军事学校，六零年因一篇由胡适所办之“自由中国”杂志上的文稿贾祸，不久便离开军旅，在台湾中部的一个小镇定居。

ISBN 7-222-02660-6



9 787222 026605 >

作者简介

本人刘鸣盛，笔名欧阳云飞，又名余飞，一九三一年生于山西省定襄县。早年就读省立忻州农校，四七年负笈北京，旋即考入青年远征军。五零年随军来台、五四年毕业于某军事学校，六零年因一篇由胡适所办之“自由中国”杂志上的文稿贾祸，不久便离开军旅，在台湾中部的一个小镇定居下来。

学生时代即喜游戏笔墨以自娱，惟多感怀忧时之作。写武侠是从六零年开始的，是兴趣，也是为了生活。在这漫长的写作生涯中，总共撰写了四十余部长篇及十几本短篇，约二千余万言。现发行的二十四部系经过筛选的精品。余则束之高阁，不再传世。

创作过程可分为三期：初期的六十年代台湾仍处于典型的农业社会，人民生活艰难，知识份子尤其烦闷、彷徨，而政治则列为禁忌！喜欢舞文弄墨者争相转而大写忠孝节义，借侠客武士之刀以泄胸中愧垒，亦为广大的社会大众提供了可观的精神食粮，“鬼谷”、“地狱门”、

“魔鬼书生”曾是当时脍炙人口的佳作。现今的不少中壮代，即为当年人手一册的忠实读者，其影响之大不言而喻。

七十年代中应为中期，此时台湾已大致工业化，社会的步调变快，小说的节奏也跟着改变，过去动辄二、三十本，甚至五、六十本一部的冗长之作已不复见，代之而起的是三本为一部的三十二开本。情节力求紧凑，对白务必隽永，布局之巧妙，结构之严谨，自不在话下。“九龙刀”、“鬼面侠”、“血剑屠龙”等便是此一时期之代表作。均曾在香港“武侠世界”杂志连续十几年的连载中连载过。

晚期约自八十年代起，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大家的生活也大为改善，传统的小说已无法满足读者的需求。于是，一些幽默、诙谐、风趣、逗笑的作品遂应运而生。“好小子阿郎”、“好马不吃回头草”、“赌命浪子”、“鞭影弥天花满楼”即为晚期创作中之佳构。尤其是“好小子阿郎”、“好马不吃回头草”，乃八六年全台湾最畅销的武侠小说。在香港“武侠世界”连载时亦曾造成轰动。并且有人愿出资拍摄电影及电视剧，刻正洽谈中。

目 录

第 一 章	红颜薄命	(1)
第 二 章	孤雏血泪	(61)
第 三 章	柳暗花明	(108)
第 四 章	绝命之宴	(186)
第 五 章	残琴断剑	(224)
第 六 章	幽冥教主	(293)
第 七 章	六亲不认	(310)
第 八 章	情牵恨连	(363)
第 九 章	情天恨海	(383)
第 十 章	绝技惊魂	(439)
第 十 一 章	鬼谷谷主	(478)
第 十 二 章	波谲云诡	(551)
第 十 三 章	宇内一圣	(606)
第 十 四 章	虎口余生	(659)

第十五章	爱恨交织	(708)
第十六章	领袖群豪	(729)
第十七章	单刀赴会	(764)
第十八章	投鼠忌器	(801)
第十九章	刀光血影	(875)
第二十章	以毒攻毒	(933)
第二十一章	计中计	(989)
第二十二章	柳暗花明	(1051)

第一章 红颜薄命

雪，一朵朵、一片片的，漫天飞舞。

血，一点点、一滴滴的，遍地皆是。

豫中官道上，正有一对全身血迹斑斑的母子，在大风雪中踉踉而行。

母亲年约三十六七岁，乃是武林重镇——“飞云堡”主“隆中侠隐”卢世泽的掌上明珠卢韵梅，人称“南阳一美”，顾名思义，可知生来天姿国色，风韵万千，是一位道道地地的绝色佳人无疑。

可惜，不知为何，此时却落得衣衫褴褛，花容憔悴，一副乞食婆的模样。

不过尽管如此，眉宇之间仍然流露着一种雍容华贵、美艳照人的气质。

南阳一美卢韵梅的手中牵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生得和她一模一样，俊美而清秀，令人一见有种出尘脱俗之感；只是，衣着破旧，一脸菜色，满面风尘，好像经过了一段长时间的饥饿风霜似的。

他，不是别个，正是南阳一美卢韵梅的爱子卢靖。

卢靖没有父亲，跟着妈妈姓卢……

不！每一个人都有父亲，他也不会例外，只是他不知道父亲是谁，母亲也不肯告诉他。

从他有记忆起，就和妈妈相依为命，流浪江湖，没有见过第二个亲人，却受尽了各色各样人物的欺凌与羞辱，茫茫神州，悠悠岁月，多年来他只交过一个朋友，那是一个私生女，一个备受凌辱奸污，最后走上自杀之路，而被母亲救活的小姑娘。

他记得她叫许心影，生得秀丽香甜，清澈的眸光中，充满了仇恨的火焰。

本来，他们可以在苦难中共同生活下去，偏偏，半路上跑出一个自称“九州罗汉”的和尚来，硬说她杀孽太重，不可传她武功，甚至不能收留她，许心影闻听之下，悲愤交加，伤心欲绝，没多久便悄然而去。在他记忆中，只有母亲一个人喊他的名字，别人不是叫他小杂种，就是叫他私生子，有时，更有人骂他母亲是小寡妇、狐狸精。

年年月月，日日时时，他生活在羞辱与咒骂中。

因而，在他幼小的心田中，深深地种下仇恨的种子，恨不得杀了所有曾经辱骂欺负过他们母子的人。不幸，他虽然从母亲那里学来不少武功，但与一般江湖豪客相比，依然差得太远，反抗的结果，换来了更大的羞辱，与更悲惨的遭遇。

母子二人在走投无路之下，顿生隐迹遁世，远离人群之心。

那知，正当他们母子二人，在深山绝谷之中搭好一栋茅

屋，准备定居的时候，忽然，“白龙庄”主神剑卫道派来两个黑衣大汉，于举手之间即付之一炬。

一把熊熊烈火，烧尽了卢韵梅所有的一切，更撕碎了她的心，在这极度悲痛绝望之余，方始决定率子投奔她的亲生父亲——飞云堡主隆中侠隐卢世泽。

那想到，命运多舛，在途中又遭到“黑虎庄”与“白龙庄”两派人马的阻挠，弄得满身是血，几乎丧了性命。

母子二人一路行来，躲躲藏藏，颠颠倒倒，历尽风霜冻饿之苦，卢靖的小脸蛋冻得红红的，一双手不停地揉搓着，肚中更是饥肠辘辘。

南阳一美卢韵梅望望身旁的爱子，从怀里摸出一个高粱饼，戚然言道：

“靖儿，你一定很饿，把这个吃下去可能暖一些。”

卢靖正当饥肠如火之际，见状伸手接过，张嘴就咬了一大口，忽又把冻得硬梆梆的高粱面饼送至母亲嘴边道：

“娘，你老人家也吃一点吧，好香好香啊！”

南阳一美卢韵梅见爱子把粗饼视为珍品，心中好不酸楚，泪眼盈盈地道：

“孩子，你吃吧，妈不饿！”

卢靖瞪眼望着娘，道：

“妈，这几天风雪交加，咱们又行在深山僻道之上，乞讨不到东西，你老人家已经有两天多没吃东西了，怎会不饿？快咬一口吧，你要是不吃，靖儿也不吃啦。”

他为人至孝，卢韵梅深知自己如果坚决不吃，爱子也一定

不肯吃，当下心中暗暗长叹一声，张嘴咬了一口高粱面饼。

半个面饼，原不足充饥，她本想意思意思，岂知，卢靖却不答应，定要母亲大口而食。

卢韵梅见爱子这般孝顺，心中既高兴又难过，清泪不觉顺腮而下。

半个高粱面饼，也不过是五六口，便分别落在这一对可怜母子的肚中。

卢靖饥火正炽，面饼已光，小心灵中不由得泛上一缕恐怖的思绪，说道：

“娘，外祖父的家距这里还有多远？要是今天天黑以前到不了，咱们娘儿俩恐怕会活活饿死在风雪中的……”

南阳一美卢韵梅扬目望望白茫茫的大地，伸手指着正南方天地相连之处的小黑点，黯然神伤地说道：“飞云堡就在那里，顶多再过两个时辰便可以到啦，可是，妈很担心你外祖父不会收留咱们……”

说至这里，脸色一寒，全身打颤，珠泪泉涌，伤心已极。

卢靖见母亲神色有异，不禁一呆，道：

“娘，你老人家常说外祖父家里很富有，房子又大，还有很多好吃的东西，他老人家慈祥可亲，怎么会不收留我们呢？”

南阳一美卢韵梅闻言脸色大变，双颊泛白，道：

“孩子，可怜的孩子，别多问了，你还不懂这些事。”

卢靖一怔，果然没再多语，母子俩在风雪中默行个把时辰，卢靖实在忍耐不住饥寒之苦，说道：

“娘，如果外祖父真的不收留我们可怎么办呢？”